# 黄蓉今夜睡不着

这天，黄蓉在大营忙到午夜时分，方才返抵家门。返家后，她习惯性的在院内巡视，却听见郭芙屋里传来一阵

怪异声响；黄蓉是过来人，一听便知女儿女婿正在敦伦。她莞尔一笑，心想：「女婿耶律齐只比自己早一个时辰离

开大营，没想到一回家就忙着干这档子事，唉……到底是年轻人啊！」。黄蓉既明所以，当然不便再听，她刚想转

身离去，却听见女儿、女婿喘嘘嘘的说起话来，话中还提到了自己。

郭芙：齐哥，你好厉害，弄得人家好舒服啊！

耶律齐：呵呵……芙妹，瞧妳这副饥渴劲儿，好像八百年没作过似地！

郭芙：讨厌，什么八百年没作过，我又不是娘！

耶律齐：咦！妳这是什么话？难道妳娘八百年没作过？

郭芙：唉……爹长年累月都宿在大营，那有空跟娘作这档子事？

耶律齐：嗯………说得也是，妳娘一定给憋坏了！

郭芙：唉……娘花容月貌，正当盛年……这样真是可怜！

耶律齐：好了，别说了，我再侍候妳舒服舒服吧！

他俩闺中密语，无意间触动黄蓉心事，黄蓉暗叹一声，无心再听，遂意兴阑珊的悄然回房。婢女春花见黄蓉归

来，立即熟练的备上热水，侍候黄蓉沐浴。春花年龄与黄蓉相仿，在郭家已有二十多年，和黄蓉就如同亲姐妹一般。

她边替黄蓉搓背，边笑道：「夫人，敢情妳是仙女下凡，怎么一点都不显老？妳看看妳这身肌肤，又白又嫩，又细

又滑，就是年轻的大姑娘，也比不上妳啊！」。

黄蓉叹道：「唉！就算我是仙女下凡，又能怎样？」。

春花笑道：「咦！夫人，妳今个怎么闷闷不乐？是不是因为老爷没陪妳一起回来？」

黄蓉幽幽道：「老爷那个人，妳又不是不知道，就算他陪我一起回来，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想头啊！」

春花笑道：「唉哟…夫人，原来妳是思春啊！嘻嘻……夫人，妳可别不知足啊！

咱俩都是女人，年纪也差不多，妳看看我，人也肿了，奶也垂了，我就算光着身子，男人恐怕也懒得看我一眼。

但夫人妳啊，依旧是花容月貌，娇艳动人。嘻嘻……夫人奶子大又挺，屁股圆又翘，恐怕就连那儿，也还是紧绷绷，

水多多吧？」。

黄蓉一听，咯咯直笑，使劲拧了春花一把，娇嗔道：「要死喽！瞧妳都胡说些什么？」。

春花唉哟一声，笑道：「夫人，咱那有胡说？就凭夫人这俏模样，别说男人见了想入非非，就连我这女人，见

了也都心猿意马。嘻嘻……夫人，亏得妳平日端庄规矩，妇德贞洁，否则只要妳随便放个风声，只怕全襄阳城的男

人都会颠着屁股，争先恐后的来作裙下之臣啰！嘻嘻……到时候，夫人挑肥捡瘦有剩下的，就行行好，全赏给我，

好让我也风流快活一下！」。

黄蓉笑得花枝乱颤，几乎喘不过气来，半晌才笑道：「春花，妳再胡说，看我不掌妳嘴才怪！嘻嘻……」。

春花暧昧的笑道：「夫人，这当然是说笑话，不过妳要真想得慌，咱也有法子能让妳畅快一下。嘻嘻……」。

黄蓉好奇道：「妳又有什么鬼点子？快说来听听！」。

春花趁着搓洗之便，边用两指捏着黄蓉乳头轻揉，边在黄蓉耳边低语道：「夫人，女人和女人同样也可以作这

档子事；妳要是不信，咱就来个假凤虚凰，替妳解解馋怎么样？」。

黄蓉见她说得露骨，不禁嗔道：「妳怎么越说越不象话？怪恶心人的！」。

春花将手滑向黄蓉腿裆，顺手在肉缝间一探，笑道：「夫人，那有什么恶心？

妳要是愿意，咱马上就用嘴替妳舔舔这儿，嘻嘻……包准妳舒服地唉唉叫呢！」。

黄蓉只觉心中一荡，羞红着脸道：「呸！妳再乱说，我可要翻脸啰！」。

春花老于世故，知道黄蓉端庄正经，羞谈此事，便改换话题另起炉灶。俩人嘻嘻哈哈又闹了一阵，春花突然正

容道：「夫人，妳和老爷都忙，不常在家，有件事我可要告诉妳。」。

黄蓉哦了一声道：「什么事？妳就说吧！」。

春花有些忸怩的道：「夫人，这些日子我洗衣服，发现小公子亵裤上，老有些黏黏褡褡的东西……。前两天，

我还看到……。小公子在房里……自个捏弄那话儿……。」。

黄蓉心头一惊，却佯装不以为意的道：「唉！这孩子长大了……。改天让他爹跟他说说去……………」

黄蓉浴罢，只觉心事重重，毫无睡意。她心想：「已经有好几天没看见破虏了，如今睡不着，不妨去他房里瞧

瞧。唉！这孩子从小睡觉就不安稳，不是滚下床，就是踢被子，如今长大了，也不知坏习惯改了没改？」。她边想

边走，到了郭破虏房门口，才惊觉到自己衣衫单薄。

「唉呀！刚洗过澡准备就寝，睡袍下什么也没穿，这要是给人瞧见，那不是羞死！」

她继而又想：「夜深人静，院落里根本没人，破虏也应该早已睡着，我进去看看就走，又有什么关系？」。于

是推门便进入儿子卧房，但触目所及，不禁令她火冒三丈。只见郭破虏四仰八叉，全身赤裸的睡在床上，他一手摀

住小腹，一手放在嘴里吸吮，那模样真是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黄蓉气呼呼地再一瞧，只见被子掉落床下，旁边还有条湿了的亵裤。她心想：「裤子湿了，不是尿床就是遗精，

虏儿都十四岁了，不可能尿床。哼！这小子一定是遗精弄湿了裤子，所以干脆就脱了裤子睡觉。可恶！这成何体统？

真是不象话！」。

黄蓉心里虽骂，但还是弯腰捡起被子，准备替儿子重新盖好。但就在此时，郭破虏那生机蓬勃的阳具，竟出其

不意的直翘了起来。黄蓉没料到熟睡中的儿子竟会有此神来一举，不禁吓了一跳。虽然她一进门就知道儿子下身赤

裸，但碍于礼教也不好细看，但如今事发突然，她虽说不好意思，但却已看得一清二楚。她呆愣愣的站在床前，望

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玩意，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

「记得前几年替他洗澡，他那儿还光秃秃地一片，小鸡鸡也像条蚕虫般的可爱。但现在，他那儿已长满了黑毛，

小蚕虫也变成了大胖蛇……瞧他那昂扬亢奋的模样，似乎已和靖哥哥差不多了…。」。

黄蓉胡思乱想，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不料此时睡梦中的郭破虏，一翻身竟向床下跌落。黄蓉本能的便伸手接

住儿子，顺势便将他重新放置床上。谁知沉睡未醒的郭破虏嘟嚷一声，大力一挣，竟将黄蓉拉跌在自己身上。黄蓉

猝不及防，趴在儿子身上还来不及反应，郭破虏已将她紧紧抱住，胡乱摸了起来。被一丝不挂的儿子猥亵非礼，黄

蓉不禁气得全身发抖，怒上心头。

「这个畜牲！我非打死他不可！」

黄蓉刚抬手要打，却见郭破虏两眼未开，表情怪异，似乎仍在梦中，她不禁犹豫了起来。此时，郭破虏边耸动

下体乱戳乱顶，边在黄蓉身上乱扯乱摸，黄蓉被弄得心神荡漾，只觉身上一凉，睡袍已被扯脱掉落。黄蓉一惊，正

想将儿子推开，但转念一想：「如此情况，儿子醒来未免尴尬，还是先点了他昏睡穴吧！」。

黄蓉正欲制住儿子穴道，谁知郭破虏乱戳乱顶之下，那蘑菇状的龟头竟尔误打误撞，凑巧就在此时顶进了黄蓉

湿滑的阴户。龟头突破肉璧的瞬间，一阵触电般地酥麻快感，使黄蓉机伶伶打了个冷颤。儿子的肉棒，竟然侵入自

己隐密私处！

这个荒诞的事实，使黄蓉脑中一片空白。

梦中初尝滋味的郭破虏，似乎深感舒服畅快，他嘟嚷着紧抱黄蓉硕大浑圆的屁股，挺腰奋力一顶，便欲尽根而

入。黄蓉耸然一惊，迅即将屁股朝后一缩，并疾点儿子穴道。

「天啊！真是好险！」

黄蓉虽暗自庆幸未铸成大错，但当龟头脱离阴户瞬间，却也有种惘然若失的感觉。她羞赧的替郭破虏盖好被子，

立即作贼心虚般的逃回卧房。狼虎之年的她，本就有些欲求不满，如今几桩暧昧事儿撞在一起，不禁激发起她常年

压抑的情欲。

她心想：「今晚荒唐事可真多！先是听到女儿女婿敦伦，接着又被春花撩拨了一番，刚才在儿子屋里，更是荒

唐透顶。唉！这叫我怎么睡得着啊？」。

黄蓉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她心里明白，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自我慰藉，才能疏解亢奋的情欲。她熟练的将被

子卷成长条状，既而双手一抱，两腿一夹，便将下体紧紧贴在棉被上磨蹭。千奇百怪的淫秽幻想，立即纷至沓来的

进入脑际，但奇怪的是，过去令她兴奋的幻想情节，今晚似乎都无法挑起她的激情。反而是她不该想，也不敢想的

母子乱伦，却异军突起的令她格外销魂。

深深的罪恶感，使黄蓉努力想将儿子排除在幻想之外，但她越是如此，儿子那年轻亢奋的肉棒，却越是在她眼

前晃荡。禁忌加强快感，罪恶使欲火更为畅旺，来势汹涌的春潮，瞬间便雷霆万钧的袭卷而至。黄蓉只觉一股酥酥

痒痒的暖流，由下体迅速蔓延全身，那种愉悦畅快的感觉，简直使她飘飘欲仙，欲罢不能。

在禁忌罪恶的幻想中，儿子年轻的肉棒，接二连三的将她送上高潮；高潮一波接着一波，黄蓉就像飘浮在云端

一般，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舒服了多少次。

＊＊＊＊＊＊＊＊＊＊＊＊＊＊＊＊＊＊＊＊＊＊＊＊＊＊＊＊＊＊＊＊＊＊＊附注：下面这篇文章，曾以「

老江湖」笔名，首发于台湾ＫＩＳＳ网。按续写需经原作者同意，番外篇则无此限制；不过就算番外篇同样有此限

制，本文亦丝毫不受影响。盖本人小毛，即为原作者智障男孩也！

＊＊＊＊＊＊＊＊＊＊＊＊＊＊＊＊＊＊＊＊＊＊＊＊＊＊＊＊＊＊＊＊＊＊＊

更年期黄蓉狗尾续貂之番外篇

我叫马胜，是丐帮长江分舵舵主，也是「长江船行」的船东。照理说，咱们叫花子理应沿门托钵，到处要饭才

对，但咱为了便于推展帮务，因此掩饰身份，伪装成生意人。前天分舵接到飞鸽传书，说前任黄帮主要用咱们的客

船。呵呵……咱听到这消息简直乐歪了，能为黄帮主效力，这可是咱天大的光荣啊！

说起咱们黄帮主，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是东邪黄药师之女，也是大侠郭靖之妻；她既是咱们前任帮

主，也是现任帮主耶律齐的丈母娘。咱们丐帮近年来扶宋抗蒙，威名大盛，说起来还都是黄帮主的功劳。这回，黄

帮主要用咱们客船，那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荣幸！咱除了亲自掌舵外，还特别将船舱清洗一遍，并将寝具全部换新。

黄帮主她老人家一向好洁，万一没弄干净惹她生气，那可不得了啊！

这天一大早，黄帮主带着小公子郭破虏来了。咱一见到黄帮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咱二十年前曾经见

过她一面，那时她才二十三岁，风华绝代，仪态万千，美艳绝伦的面貌，真不愧是武林第一美女。如今过了二十年，

她不但未受岁月流逝的影响，反而增添了一股成熟妩媚的风情，美艳竟然更胜往昔！

黄帮主见咱呆愣愣的望着她，便风姿绰约的笑道：「马胜，你不认识我了？

记得当年你才１５岁，是参加英雄大会最年轻的丐帮弟子，我还当众称赞过你啊！」。

黄帮主一开口就叫出咱的名字，咱又是钦佩又是欢喜，当下结结巴巴的道：「帮主………您老人家………好记

性………属下…自叹不如……」。

「好了，帮主就帮主，别叫什么老人家了，嘻嘻………没老都给你叫老啰！」

她嫣然一笑，随口两句，咱立即如沐春风，飘飘欲仙。咱偷偷描了身旁几个属下一眼，只见他们个个目瞪口呆，

张着大嘴，一副要流出口水的模样。他奶奶的！简直丢咱的脸嘛！

「瞧你们那副呆相！还不快参见黄帮主！」

在咱大声斥喝下，众属下如梦初醒，纷纷躬身行礼。黄帮主一面大方还礼，一面问道：「船上兄弟都在这儿？

这一趟可要辛苦诸位啰！」。咱立即恭谨答道：「启禀帮主，船上供使唤的弟兄原有十多位，但咱为了保密，因此

这趟只挑了五位精明干练的弟兄。」。

黄帮主嘉许似地点了点头，接着脸色一整，严肃的道：「此趟航程，尔等活动范围只限于甲板、外舱，至于我

和公子居住的内舱，即日起列为禁区，除奉召唤，不得擅入。」。说完，便携着小公子进入内舱，一整天也没再露

面。由于飞鸽传书中已交待：黄帮主行程务需保密。因此，除非黄帮主和咱说话，否则咱可半句也不敢多问。不过

咱趁着三餐送饭，偷瞧了黄帮主几眼，只见她面有忧色，似乎有什么烦神的心事。

晚饭后夜色渐浓，咱和属下依旧把舵扬帆，兼程赶路；此时，连接内舱的线铃突然响了。说到这儿，咱必须叙

明一下。这艘客船构造精良，隔音设备尤其良好，就算甲板上闹翻天，如身处密闭的下层内舱，可是半点声息也听

不到。因此内外舱之间设有一条传递消息的线铃，只要线铃一响，那就表示内舱有人召唤。

「启禀帮主，有什么指示？」

「天色已晚，你将船泊下歇着吧！等忙完了，给我弄点热水进来！」

咱依指示泊船、送水，待一干琐事处理完毕，便和属下围坐在甲板上喝酒聊天。咱们边喝边聊，话题自然而然

便转到了黄帮主身上。

「舵主，你说二十年前就见过黄帮主，那她起码也四十好几了吧？怎地看起来这么年轻？」

「嗨，你懂什么？黄帮主内功已入化境，当然青春永注，容颜不老嘛！」

「嘻嘻……舵主，你说黄帮主要热水干啥啊？」

「干啥？当然是洗脸洗脚嘛！」

「嘻嘻……舵主，黄帮主洗完脸脚，应该还会洗洗她那美滋滋的小屄吧！」

「嘘！小声点！你这兔崽子真是口无遮拦，怎么可以拿黄帮主来嚼舌根子？」

「嘿嘿……舵主，你就别假正经了！自从千娇百媚的黄帮主上了船，大伙心里可全都痒兮兮的直冒火，咱二狗

子特别编了段数来宝，这会就说给大伙听听！」

成熟美艳黄帮主，睡前不忘洗下身，松开腰带褪了裤，仪态万千朝下蹲。

雪白大腿两边叉，凄凄芳草半掩门，股肉微隆中夹穴，穴里嫩肉暗藏春。

暗藏春，春益显，狼虎之年盼人耕；小不嫌，大更妙，粗长持久唉唉叫。

唉唉叫，叫亦欢，空虚寂寞真难挨；洗一洗，摸一摸，自己抠抠也爽快！

属下二狗子平日便喜欢荤言荤语，如今他绘声绘影的这段数来宝，淫秽暧昧又充满挑逗，众人一听之下，立即

欲火上扬，怪腔怪调的闹了起来。

「唉呀！你别缺德了，咱裤子可要撑破啰！」

「怪怪！咱一听到雪白大腿两边叉，咱鸡巴都要胀爆了！」

「他奶奶的！自己抠抠也爽快？干脆咱这根鸡巴借给她用算啦！」

这几个属下平日便没大没小惯了，如今三杯老酒下肚，他们更是七嘴八舌，肆无忌惮。咱心里虽也痒兮兮，但

为了维持舵主体面，只好正襟危坐，说几句光冕堂皇的违心之论。唉！咱们丐帮老一辈的兄弟，对黄帮主可是敬若

神明，就算心里想，嘴上也不敢乱说。可是这几个属下年龄轻，进帮又晚，他们对黄帮主的尊敬，可比咱淡的多了。

「舵主，咱憋不住了，咱要去偷看………呃………黄帮主洗小屄！」

「混蛋！看你妈个头啊！」

酒喝到七八分，几个属下醉醺醺的语无伦次，甚至扬言要去偷窥黄帮主。咱怕他们真作出胡涂事，于是怒骂一

声，罚他们一人再灌一瓶酒。这五个家伙本就喝的差不多了，如今再灌下去一瓶，顿时全都当场醉倒。咱将他们拖

进外舱躺着，自己则拎着酒瓶，把剩下的酒一股脑全灌了下去。辛辣的酒尽数下肚，咱只觉晕陶陶、乐呼呼，很是

过瘾。但方才二狗子那段猥亵的数来宝，却逐渐在咱心头发酵。

「他奶奶的！要是真能看到黄帮主洗她那美滋滋的小屄，那该多好啊？」

咱想着想着，竟糊里胡涂向内舱挪去。咱心里清楚：「黄帮主有令，除奉召唤，不得擅入。」。但偏偏咱腿脚

不听使唤，硬是朝禁区闯。说也奇怪，咱似乎醉了，又似乎没醉；船上那里有夹层，那里有暗舱，咱全记得清清楚

楚。咱熟门熟路，钻舱爬洞，悄无声息便进入内舱卧房的夹层中。

咱刚找着夹层壁上的窥孔，便听到一阵痛苦的呻吟，咱将眼睛贴住窥孔往房中一瞧，只见小公子正躺在床上断

续哀叫。他面色通红，挣扎欲起，但黄帮主却上前制住了他的穴道。

「郭夫人，妳快放开我，我好难过啊！」

小公子嗓音怪异，就像变了个人似地，他称呼黄帮主为郭夫人，更使我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黄帮主接

下来的话，咱听了却更加莫名其妙。

「贾英！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你就来找我，缠着小孩子算什么好汉！」

「嘻嘻……郭夫人，我已经找妳好几次了，难道妳不知道？」

「你………你无耻！」

「郭夫人，妳先别急着骂我，赶紧救救妳宝贝儿子吧！」

咱长年在江湖上走动，阅历见识可丰富的很，虽然只听了少许对话，但隐约也猜出了七八成。显然小公子中邪

被鬼怪附身，而附身小公子的鬼怪贾英，生前定然与黄帮主有什么瓜葛。

「你这个怪物，快让我跟儿子讲话！」

「郭夫人，妳要是再不赶紧替儿子泻火，他那根宝贝恐怕就要废了！」

此时，盖在小公子身上的被子，突然像被人掀起一般，掉落床下。黄帮主「啊」的惊呼一声，迅即向后退了一

步；咱好奇的一瞧，不禁也吓了一跳。小公子那翘起的鸡巴通体赤红，竟胀大如驴屌一般！咱眨眨眼再仔细一瞧，

只见那鸡巴颤动之间越来越大，似乎有股邪气在里面穿梭鼓噪。咱心想：「这样胀下去还得了？小公子的鸡巴迟早

会血崩爆裂！」

「娘！我好难过，快救救我啊！」

小公子的嗓音突然恢复正常，痛苦的向黄帮主求救，黄帮主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嘛！亲娘看到自己

儿子翘起的鸡巴，当然会不好意思；何况这根鸡巴又这么粗，这么大！

「郭夫人，妳还等什么？快来替妳宝贝儿子退火消肿啊！哈哈……」

小公子嗓音又变，充满诡异阴邪，脸上神情更是色瞇瞇的淫秽无比。黄帮主身躯颤抖，怒骂道：「贾英！你这

个无耻的恶鬼，到底想要怎么样？」。

「呵呵……我想要怎么样，妳应该很清楚啊！妳要是再不想办法，郭破虏这小子可就没救啰！」

黄帮主犹豫了一下，猛地上前握住小公子的鸡巴，迅速套弄了起来。

「哈哈……郭夫人，真有妳的！妳这双手细嫩光滑，柔软温暖，套起来可真是舒服啊！」

黄帮主眉头深锁，脸颊通红，竭力忍耐着没吭声，但双手可片刻也没敢闲着。

咱看到这光景，鸡巴早已挺硬，咱心想：「黄帮主真不愧是武林第一美人，就连鬼怪都想染指她，要是她柔嫩

的小手套弄的是咱的鸡巴，咱恐怕撑不了多久，就舒服的泄了！」。

「郭夫人，光这样弄是不行的，妳的对手是我，可不是郭破虏这小子。呵呵……要是我不附在这小子身上，妳

这么套弄，他早就玩完了。郭夫人，妳认命吧！

快脱了衣服，咱们真刀真枪大干一场；唯有阴阳交泰，才能救妳儿子的命啊！」

咱一听这话，可兴奋死啦！黄帮主要是真脱了衣服，和贾英附身的小公子大干一场，那可有多刺激啊！咱目不

转睛的盯着黄帮主，就盼望她能尽快屈服脱衣。

此时小公子面容扭曲，身体痉挛，鸡巴也由赤红转为暗紫。那龟头一胀一缩之间，大小已有如鹅蛋，若是涨势

不停，只怕瞬间即将爆裂。

「贾英！别整我儿子了………你要怎样……。我……我………都随你………」

「嘻嘻……郭夫人，妳只要将儿子当成我，那就行了！」

「可是……不行啊！他是我亲生儿子，我怎能……和他……。」

「郭夫人，救人如救火，时机稍纵即逝，妳自己斟酌吧！」

黄帮主俏丽的脸庞滑下晶莹的泪珠，她轻轻叹了一口气，随即迅雷不及掩耳的褪下了衣裤。咱猝不及防，目不

暇给，紧张兴奋的简直快晕了过去。咱们丐帮并不禁嫖，因此咱二十年来，经验过的女人也不算少；但像黄帮主如

此完美的赤裸胴体，咱不但没见过，就连想都想不出来。她全身肌肤粉嫩光滑、白里透红，简直嫩到了极点；更希

罕的是她身上竟然没一个痣，没一个疤，就像是一整块毫无瑕疵的白玉。至于她那大腿、奶子、屁股，以及腿裆间

那诱人的妙处，就更甭提有多迷人了。

咱酒意上涌，欲火高涨，肉棒早已硬梆梆的胀得发疼。咱心想：「他娘的，不要小公子的鸡巴还没爆，咱的鸡

巴倒先爆了！」。咱一边盯着赤裸的黄帮主，一边捏着鸡巴搓弄，感觉上还真他妈的爽啊！

「呵呵……郭夫人果然决断明快！……嗯……妳将儿子的穴道解开吧！」

小公子穴道一解，立即生龙活虎般跳了起来，他稚嫩的脸上尽是邪淫猥亵，看起来真是诡异莫名。他嘿嘿淫笑，

挺着暗紫色的巨大驴屌，便向黄帮主逼去。

黄帮主畏缩的后退一步，焦急的叫道：「破虏！快醒醒！我是你娘啊！」。小公子发出贾英的嗓音，淫笑道：

「郭夫人，不必白费功夫了，我与妳儿子已合而为一，妳让我舒服，就是让儿子舒服。嘿嘿……别犹豫了，妳就当

是疼儿子吧！」。

小公子猛地上前抱住黄帮主，随即一个旋身，便将黄帮主放躺在床上。他干净利落的将黄帮主两腿一分，曲膝

便跪在黄帮主两腿之间。黄帮主虽说武功高强，但为了救儿子性命，因此丝毫也不敢反抗。她脸上哀戚羞辱的表情，

真是让咱看了难过，但她那对颤巍巍、白嫩嫩的大奶子，却更加吸引咱的目光。

「嘻嘻……郭夫人，妳下面干巴巴的，咱先替妳舔一舔，待会弄起来才舒服！」

被鬼怪附身的小公子果然神通广大。他一边埋首黄帮主胯间狂舔，一边两手虚悬以指尖快速拨弄黄帮主的乳晕、

奶头。这两个动作分开而言并不希奇，但若要同时进行，一般人却绝对难以办到。黄帮主脸上的表情，既羞涩又尴

尬，她似乎想要伸手推挡，但手伸了一半，却又缩了回来。唉！这也难怪，母亲的隐密私处，被自己亲生儿子这般

摆弄，那还能不尴尬羞涩吗？

敏感的下阴、胸部，同时遭受强烈刺激，黄帮主逐渐显露出忸怩不安的神情。

她不时张嘴吸气，轻咬下唇，雪白的肌肤也泛起一股淡淡的红潮。此时咱发现，她粉红色的奶头已坚挺竖立，

浑圆的屁股也微微有耸动的迹向，依咱的经验判断，她应该是身不由己，已经慢慢开始舒服了。

「嘻嘻……郭夫人，过瘾吧？别急，舒服的还在后头哩！」

小公子抬头、起身、抱腿、挺腰，一气呵成。咱只不过眨个眼，他那鹅蛋大的龟头，已抵住黄帮主湿润的牝户。

黄帮主虽知无法避免玷污，但仍本能的发出惊呼，挣扎抗拒起来。

「啊呀！不行……不行啊！」

「郭夫人，妳宝贝儿子的阳具即将爆裂，识相点吧！」

黄帮主闻言，闭眼垂泪，不再抗拒；小公子那驴样的大屌，遂一分一寸，缓缓没入她成熟的牝户。乳臭未干的

小公子，趴在成熟美艳的黄帮主身上，这景象诡异淫秽，却又刺激无比。母子乱伦所带来的禁忌诱惑，简直令咱忍

无可忍，就在小公子插入的剎那，咱已按捺不住，狂喷而出。【完】